

續傳燈錄卷第五

合五

大鑑下第十一世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六人

大鴻懷宥禪師

雲居守億禪師  
令滔首座已上十一人

見錄

洞山永孚禪師  
壽聖普諭禪師

廣慧遇新禪師

清陽忠禪師

智者岳禪師

壽聖志明禪師

南蕩利勤禪師

蘇州洪澤和尚

明州放霞和尚

大鴻智明禪師

永安道昇禪師

雙嶺處賢禪師

洪州元亨和尚

天聖道禪師

臨安慧和禪師

藥山紹新禪師

佛日契嵩禪師

太守許式郎中

已上四人見錄

建山堅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靈隱雲知禪師  
衡歲永恩和尚

南蕩利勤禪師

蘇州洪澤和尚

明州放霞和尚

大鴻智明禪師

永安道昇禪師

雙嶺處賢禪師

洪州元亨和尚

天聖道禪師

臨安慧和禪師

藥山紹新禪師

泐潭懷澄禪師法嗣三十三人

百丈遷禪師  
泐潭懷澄禪師法嗣三十三人

已上二人無錄

永安智禪師  
衡歲永恩和尚

洪州元亨和尚

南蕩利勤禪師  
蘇州洪澤和尚

明州放霞和尚

大鴻智明禪師

永安道昇禪師

雙嶺處賢禪師

洪州元亨和尚

天聖道禪師

臨安慧和禪師

藥山紹新禪師



育王常坦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澄逸禪師

湖山擇賢禪師已上二人

夾山惟俊禪師法嗣一人

夾山遵禪師無錄

○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七人

法昌倚遇禪師

禾山楚才禪師法嗣五人

○

廣因擇要禪師已上三  
人見錄

興化暉禪師

洞山慧圓禪師已上九人  
無錄

○

北禪順禪師

白岳垂素禪師

曹山雄禪師已上一  
人見錄

○

南嶽子祥禪師已上四人  
無錄

報恩紹端禪師

○

雲居了元禪師

智海本逸禪師

新豐全湛禪師已上一  
人見錄

○

天童元楚禪師

萬松善爽禪師

資聖感勤禪師法嗣二人

○

開先善退禪師法嗣十三人

欽山悟勤禪師法嗣一人

梁山應圓禪師足跡

洞山曉曉禪師法嗣

卷

南康軍雲居曉曉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龐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脩細行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

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定師撥囉即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

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鷗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猢猻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蟆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祇麼說僧繇會寫真鎮府出鎭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腳跟下好與三十捧錫然如是也是爲衆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閑市

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即不然婦搖機軋軋兜弄口喝喝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鰣刀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辟篾縛起上堂寒居不會禪洗腳上床眠冬瓜直罷侗瓠子曲彎

合五

四

學

潭州大鴻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初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喏師便打曰教休不宵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蘇州鐸津李氏子七歲

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參知識得法干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經必滿十萬刀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sub>原</sub>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

仁宗皇帝覽之加嘆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叅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窓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閒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閑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頂骨

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塋於故居  
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磵居簡嘗著五種不  
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鍾津盛行于世  
洪州太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  
潭澄上藍磢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  
石春栽帶兩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

合五

五

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  
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  
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觀破藍便  
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柰瓶何打破岸  
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  
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洲既有  
異凡僧行祥應韶齡出家卽角圓頂萬志道  
學寢食無寢一日洗面濺水于地微有省發  
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接機印可師事之  
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  
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  
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  
中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卽以頌回  
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  
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  
羅扇一把額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

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  
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粗機兩曾金殿奉天  
威青山隱去歟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  
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得安  
歸平再住京國且與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  
便宣傳出禁園再今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  
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宵露恩輝方湛湛  
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况是如天闕應任孤  
雲自在飛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  
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  
然之中使回奏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  
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

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  
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  
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懼乞賜歸林下今  
從所謂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  
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既渡江少  
住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  
峯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  
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  
杭州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以  
撰成表朽廢學不知堪上否見參寥說禪  
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  
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

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逮委願後獲於箇笥  
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猊座師登  
將何拯濟師曰山高水闊曰華叢無根樹魚  
跳萬仞峯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  
上劍峽徒勞放木鷺師曰脫却衣裳卧荆棘  
曰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  
跨踰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  
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師曰半尋拄杖攬黃河問舡棹不停時如  
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  
棹別波濶師曰濟水遡新羅曰古佛位中留  
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児童不識十字

街問坐斷毘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  
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砵額望明月僧  
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  
船人師曰若論佛法兩事是加增之辭廉纖  
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  
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  
合五

七  
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纏塵獨脫自在最為  
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  
僧在俗同俗在凡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

沒自在並拘檢它不得名遷他不得何也為  
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  
既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

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愁此相期更無別事  
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它家自有通  
人愛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  
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  
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  
尋聲香臺下座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  
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  
谷口曰光前絕後去也師曰大眾證明學人  
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麼道曰大  
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乃吽

吽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  
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  
曰且道這箇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丈有  
彩放下則攜轎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  
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無月村卓一下下  
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墮衲子紛紛看祥瑞張

三李四賣鼈虛拾得寒山爭賤貴覩面相逢  
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瓦市逼塞虛空普  
天匝地任是臨濟赤肉圓上雪峯南山鑿鼻  
玄沙見席俱胝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  
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

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  
一<sup>合五</sup>是二師曰唯餘一葉在明日恐隨風問如  
何是吹毛劍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  
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即就曰如何領會  
師曰繪雞不成雞問閉口即失閉口即喪未

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  
明月黃葉落時閒擣衣參上堂莫離蓋纏莫  
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  
見席古老相傳月不跨五參上堂一刀兩段  
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  
方不通凡聖腳跟下好與三十

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  
牛彈琴上堂夫遯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  
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  
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  
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華開  
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

明州九峰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  
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  
師曰記得曰請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  
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蚱蜢吐油捏著便出若  
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稱為不曾看讀古今  
目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尋候陞堂便磨

唇將觜將粥飯氣薰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  
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它大通智勝如來默  
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  
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祇為不  
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  
僧會陞座參

合五

九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  
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  
日被雲遮參

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遲師曰道甚麼曰莫瞌  
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  
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  
座

福州雪峯象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大把

照魚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  
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

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繞陞堂雄  
峯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

夜嘶鳴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  
炊沙作飯看井作搘參

今滔首座久參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  
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  
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  
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

海駒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  
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  
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嚦哩嚦

洞山自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苦藥  
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

師便打僧曰爭奈大眾眼何便歸衆師噓兩  
噓

北塔思廣禪師法嗣

荊州軍王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  
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游方參北塔發明  
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精臯棍書磨代祖師

合五

+

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  
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褪元豐間首衆於襄陽  
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詣曰汝具何道  
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  
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  
閑法于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師

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為汝說破拂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窮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柱底柱撐底撐撐柱柱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床窄先卧耳瞞臺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畧運推移布棍赫赤莫恠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疾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雲蓋志顥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閑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日月白風怡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

合五

十一

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四祖端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父蘊囊中寶今日當塲咯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閒垂一釣容易上鉤來

鴈蕩山文吉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爲覺禪師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未審西來意若何師曰道什麼云恁麼則便是和尚爲人處也師曰錯乃曰淨光紺字古

佛祇園聞名者塵心頹息目觀者宛若昇天

面臨郭郭背靠林泉處處盡歇皇化何須演妙談玄向上一竅又且如何蓦拈拄杖卓一下

曰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下座

金山瑞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統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

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桺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參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爲曼記便下座

上方齊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

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不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尋路高低參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泉州人上堂拈拄杖曰

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  
誑諱間闇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  
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  
實擊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  
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遊方名著叢

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  
子也參北禪賢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賢曰  
思大臯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  
般賢曰且道老僧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  
似不會到福嚴賢笑云學語之流又問來時  
馬大師健否師曰健云向汝道什麼師曰令

比禪莫亂統賢云念改新到不欲打汝師曰  
倚遇亦放過和尚茶罷賢又問鄉里甚麼師  
曰漳州賢云三平在彼作什麼師曰說禪說  
道賢云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賢云有露  
柱即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  
不少賢云半夜放鳥雞師因倒心師事之後  
游西山跨雙嶺深邃栖息三年與英邵武勝  
上座游應法昌請決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  
檢點呼來不無滲漏以柱杖劃一劃曰這  
箇且止宗風事作麼生英云須彌安鼻孔師  
曰臨崖看滌眼特地一場愁英云深沙努眼  
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云

鐵蛇鎖不入師曰有甚共語處英云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割一割云宗風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與一掌英約住云這漳州子漢無去就師曰你作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與一掌英云也是我致得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峯萬壑古屋數間師至安樂之大種

台五

十三

刀耕衲子時有至者皆不堪其枯淡坐此成單丁開爐日以一力撾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絳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鉗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勲枉用脩因證果喝一喝曰但能一念回心即脫

二乘羈鎖又曰毗耶杜口倣倣宗乘鷲嶺拈花翻成毒藥九年面壁銑置先宗半夜傳衣欺它後學馬祖即心是佛大似待兔守株盜山非心非佛可謂和泥合水如斯之見盡是敗壞祖風滅胡種族承虛接響罔聖欺賢後學無辜遭它指注若論此事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達磨不西來二祖不得隨直得皇風蕩蕩野老謳訶心無所恃行無所依聞禪與道似見冤家說色與心如逢猛虎法昌然後與你挑野菜春黍米作和羅餅煮骨董羹飢即食困即眠不由諸位自崇高莫學三乘立峻課大寧寬禪師至師盡地作此也

相便曳鑊出翌日未陞坐謂寬曰昨曰公案  
如何寬盡此牛相即颶撒之師曰寬禪頭名  
下無虛人乃陞坐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  
三級浪崢嶸幾多頭角爲龍去鯁蟹依然勢  
眼睛南禪師至師方植松南云小院子哉許  
多松作麼師曰臨濟道底云栽得多少師曰  
但見猿啼鷗宿聳漢侵雲南指石云這裏何  
不栽師曰功不浪施云也知無下手處師却  
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此來南大笑云蒼  
天蒼天乃作偈云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携席  
帽出長安驚峯峰下重相見鼻孔元來捲一  
般又盡此○示之師曰葫蘆棚上摘冬瓜麥

浪堆中釣得鰕誰在盡樓沽酒處招邀來喫  
趙州茶又盡此<sup>合五</sup>答之南云鐵牛對對黃金  
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深  
乘月過前溪又盡<sup>十一</sup>○示之師曰玉麟帶月離  
霄漢金鳳嘶花下綠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  
將携手御街游又盡此○答之師又與南舉

程大鄉看生緣詰師曰和尚何不直下與伊  
勦絕却南云也曾爲蛇盡足來是伊自不督  
地師曰和尚如何爲它南云咬盡生薑呷盡  
醋師曰流俗阿師又恁麼去南云和尚作麼  
生師拈拂子便打南云這老漢也是無人情  
時南道被天下箋林宗之而師與之酬唱如

交友一時豪傑多歸之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詩報道今朝吉徐覽偈尋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謾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

心了捲輪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閣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合五

十五

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床枕辭而化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向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愁恐爲僧心不了爲僧

廬山開先善遇禪師法嗣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燭髮殿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設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

宗寂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  
授機於開先法席出為宗匠九坐道場四衆  
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  
師德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澗林  
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  
紫陌山千朵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茱萸空  
中竹掀倒却迦葉門前剝竿直下更云不會  
算來也太無端參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  
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  
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榻師曰  
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  
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

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為坐榻祇如山僧四大  
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  
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  
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病骨難堪玉帶  
圓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

雲山舊衲衣此帶閔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  
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福州彭氏子上堂  
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  
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  
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

寬此乃一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刹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擅起拳良久曰參又一日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畫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舍

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着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義千里蘿香象不回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

亭撐門柱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為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禪床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眾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召薪歸此

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廬山萬杉善與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杉境師曰萬株杉下千尋竹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老僧义手對閻梨問佛法大意請師指示

合五

十六

師曰崑崙頭戴華山尖乃曰古即今今即古  
家家函下有諸祖文殊示現滿山川自是時  
人不能悟大眾且道悟箇什麼喝一喝晚參  
侍者度拂子與師師曰百丈昔因拈起悟始  
覺蒸糊是麵做禪人到此莫商量向道僧堂  
對厨庫後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  
合五  
教老僧說箇甚麼良久曰春困歸堂打睡  
十六末  
廬陵禾山楚才禪師法嗣

曰曹山今日失利問法雷一震龍象四來如  
何行令師曰清風不會懷家意吹散白雲撩  
亂飛僧云學人還有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  
腳踏實地乃曰善應羣方萬機叢湊相逢相  
見即不問你拈起把筋爲甚麼道不得良久  
曰曹山今日失利又曰山不青水不綠南北  
東西無下足白雲片片嶺頭飛夜來却入蘆  
花宿又曰千江競湊萬派同源寶月騰輝光  
分沙界山河大地明暗自殊坐卧經行何人  
分上其中莫有語言道斷函蓋相應底衲僧  
麼出來與曹山相見時有僧出方禮拜次師  
曰大眾分明記取話頭

欽山悟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  
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續傳燈錄卷第五

合五